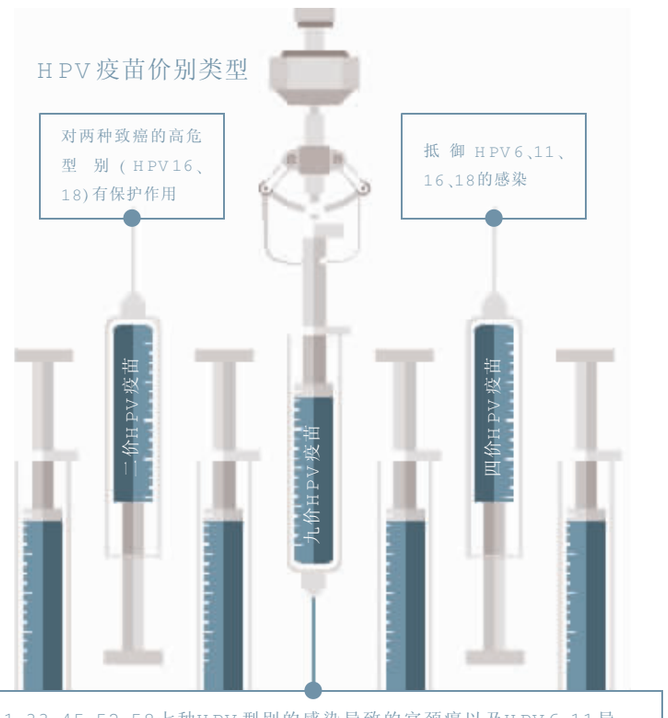
编辑 赵天舒 美编 李烝 责校 杨志强 电话:64101880 kuaijiaogao@163.com

国产第二款获批 HPV疫苗进口依赖降低

3月24日,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沃森生物重组二价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正式获批上市,成为第二款国产HPV疫苗。至此,我国获批上市的HPV疫苗增至5款。此前,万泰生物的二价HPV疫苗成为首款获批的国产HPV疫苗。另外3款分别为葛兰素史克生产的二价HPV疫苗、默沙东公司生产的四价HPV和九价HPV疫苗。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更多药企入局,国产加大供给有望加速。



抵御HPV16、18、31、33、45、52、58七种HPV型别的感染导致的宫颈癌以及HPV6、11导致的生殖器疣

“2+3”格局形成

第二款国产HPV疫苗获批上市。3月24日,根据国家药监局官网信息,沃森生物控股子公司泽润生物自主研发的重组人乳头瘤病毒双价(16/18型)疫苗(酵母)已获批上市。

这是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国产HPV疫苗。2020年5月,万泰生物二价HPV疫苗正式开启预约接种,打破了国内宫颈癌疫苗市场长期被外资企业垄断局面。

据悉,沃森生物二价HPV疫苗新药生产申请于2020年6月获得受理。沃森生物在官微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公司已经为HPV疫苗的投产在硬件上做了充分准备。位于云南玉溪的HPV疫苗生产厂房已竣工,并在2018年获得云南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年产疫苗量可达1500万剂。

沃森生物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二价HPV疫苗免疫接种适应人群为9-30岁女性,免疫程序为3针(0、2、6月),9-14岁女性也可采用2针程序(0、6月),由此能提高免疫接种覆盖率,降低接种成本。

在沃森生物二价HPV疫苗获批前,市场共有4款产品,分别为葛兰素史克(GSK)二价HPV疫苗Cervarix、默沙东四价HPV疫苗Gardasil、默沙东九价HPV疫苗Gardasil9以及万泰生物的二价HPV疫苗。至此,“2+3”(国产2款,进口3款)的格局正式形成。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刘朝晖介绍,性行为是HPV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有性行为的男性和女性一生中感染HPV的几率高达85%-90%。在中国,“17-24岁”和“40-44岁”是我国女性HPV感染的两个高峰年龄。这两类人群的管理现已成为HPV防治工作的重点。

拉动业绩增长

二价HPV疫苗的获批有望改善沃森生物的业绩表现。2021年,沃森生物实现营收34.63亿元,同比增长17.82%;实现扣非净利润5.91亿元,同比下降17.33%,增收不增利。

公开资料显示,葛兰素史克(GSK)二价HPV疫苗Cervarix的标价为598元/针,默沙东四价HPV疫苗Gardasil的标价为798元/针、默沙东九价HPV疫苗Gardasil9为1298元/针、万泰生物的二价HPV疫苗为329元/针。

受益于公司二价HPV疫苗继续保持产销两旺,万泰生物2021年营业收入、归属净利润双双实现增长。财报显示,2021年,万泰生物实现营业收入约为57.5亿元,同比增长144.25%;实现净利润约为20.16亿元,同比增长197.83%。

HPV疫苗也为默沙东带来了一定的业绩贡献。2021年,默沙东中国市场总收入达到42.62亿美元,同比增长60%。默沙东中国成为2021年默沙东全球表现最好的区域。根据默沙东财报,2021年二季度,宫颈癌疫苗Gardasil/Gardasil9恢复了供应,四季度,美国之外的市场(包括中国)收入同比增长177%至12.53亿美元。

针对产品后续定价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沃森生物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暂未有更多信息可以分享。

国内企业发力

国产HPV疫苗正迎来收获期,除沃森生物外,日前登陆港交所的瑞科生物以及冲刺北交所的康乐卫士均拥有HPV疫苗研发管线。

从研发进度来看,瑞科生物铝佐剂HPV九价疫苗REC603已经进入到III期临床试验阶段。康乐卫士自主研发的九价HPV疫苗III期临床试验也已启动,首例受试者于2020年12月5日成功入组。

万泰生物在2021年财报中透露,其用于生产九价疫苗的厂房已经进入调试阶段。万泰生物此前表示,公司九价宫颈癌疫苗已经进入三期临床,具体上市时间需要看临床及审批进度。

刘朝晖表示,二价HPV疫苗对两种致癌的高危型别(HPV16、18)有保护作用。四价HPV疫苗可在二价疫苗基础上同时抵御HPV6、11的感染,降低生殖器疣的发生风险。目前,四价HPV疫苗已在中国获批用于9-45岁的女性。九价HPV疫苗是目前市面上覆盖HPV种类最多的疫苗,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年轻女孩要争取在性行为之前接种HPV疫苗,以便获得更佳预防效果。40-44岁的女性则要更加注重宫颈癌筛查,以减少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的发生。同时,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也包含在HPV疫苗的适用范围内,此时接种HPV疫苗同样能够发挥免疫的效果。

在疫苗专家陶黎纳看来,随着国产HPV疫苗的陆续上市,消费者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沃森生物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建成了产能达3000万剂HPV2疫苗的现代化生产基地,能有效缓解我国HPV疫苗依靠进口、且售价昂贵的窘境。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重回C位之后 VR路在何方

伴随着元宇宙的东风,XR(AR/VR)行业炙手可热,这条赛道正在诞生一笔笔融资。今年初,字节跳动独家投资了AR科技公司杭州李未可科技,一度轰动。近日,行业又官宣一笔大额融资:总部位于杭州的灵伴科技(Rokid)获得总额7亿元人民币的C轮融资,投后估值超10亿美元,正式跻身独角兽行列。大家几乎坚信,AR眼镜正是进入元宇宙世界的连接端口之一。人类与技术交互的下一程,已吹响了集结号。

重获资本青睐

AR江湖肉眼可见地热闹起来。近日,国内AR智能眼镜企业杭州灵伴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总额7亿元人民币的C轮融资,本轮融资主要用于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和生态建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XR行业全球共完成20笔融资并购,国内完成4笔,国外完成16笔,全球融资并购总额约为4.2亿美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杭州灵伴就已经获得由IDG资本、MFund魔量资本、元▮资本等牵头的天使轮投资;此后2015年获得A轮投资;2016年、2018年分别获得B轮与B+轮投资;2021年7月获得海通开元的战略融资;今年3月完成了来自复星集团的C轮融资。

杭州灵伴并非个例,2021年6月,AR眼镜光学方案研发商惠牛科技完成A轮融资;同年12月,FOCO AR开启了Pre-A轮融资;成立于香港的Auki Labs于今年3月获得1300万美元融资,Auki Labs预期其技术可用于开发AR虚拟宠物、游戏、个性化广告等。

与此同时,互联网、消费电子领域的巨头们也纷纷下场。2021年,字节跳动收购了VR设备厂商Pico,去年Pico系列产品一共售出50万台左右,今年更是将VR销售目标从100万台提高到约180万台。2020年,华为在世界VR产业大会云峰会上发布VR游戏套装HUAWEI VR Glass 6DOF,并在去年正式上市。

家电产业观察家许意强对北京商报记者谈到,目前各大企业发力VR,首先是为了投资未来的提前性布局,及时占位和卡位,同时也看到VR未来的应用范围和商业前景广阔,希望可以抢夺市场份额。

由热潮到寒冬

然而,此番资本入场究竟能搅动起多大水花仍不明朗,毕竟诞生不久的VR行业,已经走过了一轮“起朱楼”再到“楼塌了”的历程。

2015至2016年初通常被视为VR的爆发期,索尼推出了PSVR;Facebook旗下有Oculus;HTC与Valve则联合开发了HTC vive,与此同时,各路资本也蜂拥而上。然而,转折在2016年下半年就已到来,据Steam数据,HTC vive的用户增长在2016年8月就已停滞,其出货量约在10万台,低于此前的预期。经纬美国曾参与Oculus的A轮投资,彼时其团队也曾表示“已经把头显类的项目屏蔽掉了”。

据CB Insight统计数据,世界范围内重要的VR项目投资,在2015年第四季度达到峰值37起,此后逐季度下滑,到2016年中仅有23起,对AR的投资仅有6起。

通讯领域专家马继华对此评价到:“VR技术虽然具有很强的未来应用前景,但因为技术不够最终只能沉寂。”并表示很多科技公司本着怕掉队的心态在跟随,也有一些是为了稳定自身股价在讲故事,并不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出发点。

业内人士表示,VR涉及的技术瓶颈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在现有的体感交互设备上的简单更新。例如常见的游戏手柄只是通过振动给出体感反馈,然而成熟的VR要求更强的姿势追踪能力,包括对推力、阻力的反应,这些都是现有的技术积累不能提供的。此外设备的运算能力承载的网络速度也是重要瓶颈,VR设备需要具备极高的运算能力,能跟随人眼转动速度来渲染画面。虽然有企业试图用Cloud VR的方式解决此问题,但网络传输速率仍不理想。

由B到C“曲线救国”

VR行业路在何方?业内观点认为,想要行稳致远,则不应急于让其尽早进入居民生活,而应该走一条从B端到C端的路径。

许意强认为,目前对于VR的创新,可以更多考虑如何与实体业务相打通,比如VR购物,VR勘测、设计等。他认为“创新应该是内外兼修的”,依托外部的市场需求,自然可传导至内部技术变革。

马继华则认为阿里巴巴的做法颇有借鉴意义,他谈到国内VR上发展最早、投入最多的其实是阿里巴巴,从数年前的“BUY+”虚拟现实购物,到后来支付宝的VR扫福字,还有形色识花等等,包括高德地图的VR导航,已经布局多年。对于大公司们来说,一方面是技术上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应用场景,需要在应用过程中不断提高能力。

实际上,VR技术在虚拟展会、线上看房等方面已经得到逐步应用,例如贝壳从2015年开始尝试使用VR技术,2018年成立如视事业部,推动VR技术在找房、看房领域的落地应用。IDT预测,由于更低的VR技术门槛与更具针对性的市场应用场景,中国商用VR市场规模到2024年将达到921.8亿,为2020年的3.8倍左右。

从技术角度来看,相比家庭用户,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租用、建造包括5G网络在内的通讯基础设施,在数据存储、传输上也有更明显的规模优势,更有利于VR/AR技术的落地,业内观点认为,在企业端利用5G网络、云计算将虚拟现实技术培育成型,再将其分割成更小的独立单元供家庭用户使用,已是一条可预见、可规划的路径。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实习记者 王柱力

中关村食宝街将关闭 美食综合体难以为继?

昔日中关村美食打卡地食宝街即将挥手告别。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食宝街一期目前出现大量商户撤店的情况,四环冷面王、鱿多多、爸爸糖手工吐司、捷信牛奶甜品世家、阿芮烤鸡爪等品牌均已离场,仅有部分商户仍在“坚守”。而一路之隔的食宝街二期如今已经关闭。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食宝街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食宝街将于三个月后闭店进行装修改造,2024年底再次开业,如何改造目前尚未确定。目前食宝街仍对外招商,租期仅限三个月。

在2019年下半年,就有媒体报道称,光大安石从光耀东方手里接盘中关村“食宝街”项目,将改造成为新的商业综合体大融城ArtPark。北京商报记者从一位接近光耀东方的人士处获悉,光控安石与光耀东方曾有协议,光控安石为食宝街现在的实际控制方与产权方,负责运营与管理。记者从天眼查看到,光控安石便是光大安石旗下公司,食宝街二期闭店通知上标注的正是“光控安石物业”,目前中关村食宝街公众号的认证主体公司为光控安石间接全资控股。

无论食宝街如今的运营团队为何方,食宝街将闭店改造的事实已定。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位于中关村广场的家乐福也贴出横幅宣布为配合中关村广场整体升级改造即将关闭的消息。

不过,食宝街三个月后关闭的消息在部分商户那里说法并不统一。一家经营烧烤的商户的店员称食宝街今年不一定关闭,而另一位经营烤包子的商户表示食宝街确实会关,不过时间还未定下。有商户表示听到相关通知为食宝街将开到9月,也有商户表示并未接到相关通知。

虽然结局未知,但2016年,食宝街凭借着花园式的场景、全品类的餐饮,迅速成为中关村地区的美食“名片”。

在“高光”时期,食宝街一期日均客流量达到5万人次,吸引了百余家品牌入驻。紧接着2018年夏天食宝街二期开业,同样也吸引了乐三里屯面馆、五道口枣糕王、海盗虾饭、小明同学等50多家网红餐饮品牌,超级物种和中信书店也相继入驻。

不过,随着综合性、沉浸式的商业综合体不断出现,较为单一的美食综合体也出现发展乏力的情况。例如,食宝街二期未能延续一期的火热,食宝街整体的人气也并不像起初火热。位于西单商圈的觅食森林,曾被誉为北京首个超大型美食综合体,2019年3月正式开业,2020年底停摆。位于朝阳门的我的食光,在开业不到一年时间内,也出现剩余不到一半商户的情况。

如今,美食综合体维持其生命力并非易事。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认为,食宝街一期对于入驻品牌进行了很好的甄选,开业初期便引来大批消费者。但该地区餐饮需求有限,食宝街二期的开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消费人群进行了分流,因此效果不如一期。而如今,消费者的需求正在逐步升级,随着提供休闲文化娱乐、艺术沉浸式等体验的商业项目涌现,更多高品质与性价比的餐饮品牌也随之出现,弱化了部分美食综合体原本的优势。

“前几年的美食综合体,其品牌的独特性、品类的多样化吸引不少消费者集聚打卡,而如今美食街或者综合体入驻的餐饮品牌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这也降低了部分消费者对于其的消费或者打卡频次。”一位餐饮从业者坦言。

放眼北京市场,如今沉浸在各个商圈的餐饮特色街区、美食集聚地数不胜数,这对于一些美食综合体而言的确构成不小压力。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化,专注于单一业态的美食综合体似乎已经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如何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与更多商业综合体争夺消费者的青睐,无疑是对美食综合体的一场考验。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宏认为,部分美食综合体出现经营难题,与自身的选址、招商、后期的运营管理服务等环节出现问题有关。另外,疫情带来的客流下降,以及外卖的发展都对美食综合体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文志宏指出,对于美食综合体来讲,首先需要选取周边对餐饮需求较大的商圈,最好是能与零售等其他业态相融合,提供多样化选择。同时,美食综合体在招商方面还需注意品牌和品类的组合,应引进影响力较大、生命力较强的品牌。另外,运营管理也是美食综合体的重要一环,运营方不仅需要考虑如何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体验,还需为商户提供经营支持。

赖阳表示,美食综合体若想维持长久生命力,需要不断进行升级改造,在丰富品牌的同时,还要对现有品牌进行更新,以此保持自身新鲜感。另外,美食综合体的运营团队还需具备敏锐的市场眼光以及运营能力,以此来不断调整优化运营中发现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郭缤璐 张天元